春秋義存錄

春秋義存錄第九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同里門人鮑鈜方來
姪　超宗鳳池

昭公上名稠襄公子即位二十五年而孫於齊又七年薨于乾侯

周景王四年歲在上章涒灘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國弱公作國酌齊惡公作石惡罕虎公作軒虎虢公作漷

三月取鄆鄆穀作郛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

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左傳

義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左傳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坊記

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徐幹中論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公穀作太原此晉中行穆子之始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輿出奔吳展下公穀無輿字

叔弓帥師疆鄆田

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左傳

傳見隱十年取郜取防

葬邾悼公邾葬始此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公穀作卷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

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晳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犁於郟葬王於郟謂之郟敖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 左傳

義同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鄵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左傳

案此一條義同閔元年齊仲孫來而晉之改用夏正魯獨奉周正朔與夫魯史之本名春秋皆可証明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與子南爭徐吾犯之妹）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使太史書七子）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

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左傳

義見宣十三年晉殺其大夫先縠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左傳

義見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三年

春王正月

丁未滕子原卒穀公作泉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滕葬如此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左傳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緇衣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雹公穀作雪公羊註爲季氏

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祗畏後漢書李固傳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子專會諸侯始此

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

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左傳

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穀梁傳

遂滅賴　賴公穀作厲

九月取鄆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策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

朝會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仲壬聞父喪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仲孫氏邑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左傳

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穆

子返魯以牛為內豎相家牛讒叔孫二子長孟丙次仲壬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遂輔叔孫庶子而立之昭子既立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求舍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昭子有焉家語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左傳

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漢書刑法志

案此條之義非獨為楚靈而發若楚共之殺公子側公子壬夫皆是也

公如晉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左傳

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荀子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三叛人之二

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左傳

胡傳云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爲後戒也許氏翰云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婁及防茲惡季氏之專也義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公作濆穀作賁

秦伯卒史失其名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見始此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秦葬始此

叔孫宿如晉 拜莒田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旣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左傳

杜註此爲後華亥出奔張本愚按昭十年宋平公卒柳又有寵於元公佐甚哉嬖幸之能惑人也義見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左傳

昭公七年

暨齊平

經

春王正月暨齊平

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

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左傳

案劉氏敞曰齊求之者指齊求與魯爲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齊侯次於虢燕人行成劉說頗勝杜註至齊景受賂而還義同桓六年齊人來歸衞俘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三月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仲孫貜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左傳

子曰經禮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

也子曰貌以儐禮禮以儐辭是謂難焉家語

叔孫舍如齊涖盟舍左穀作婼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

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左傳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已姦行吐珠于澤誰能不含春秋保乾圖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

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

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左傳

義見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第一條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哀惠自縊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蒐季如此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左傳

案家氏鉉翁曰自是迄定哀之世凡四蒐簡書于策蓋季氏執兵權以脅制其上爲魯最耳義見襄十一年作三軍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奐作與公羊）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

杜註當作十月壬午滅陳 左傳

案徐氏邈曰楚雖入陳先書殺者彼乃楚子行義今楚子託義討賊書在滅後見其本懷滅心也徐氏雖專就書法立論未暇自科而此條之義與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自可參觀

葬陳哀公（左氏嬖人袁克葬 公羊傳作陳敍書）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夷郭城父本陳邑）

夏四月陳災（災公穀作火）

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穀梁傳

案此條之義穀梁甚近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左傳

義見成十八年築鹿囿

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齊公作晉說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意如公作隱如季孫宿孫

戊子晉侯彪卒

晉平公出言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淮南子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三月而葬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戌

案此年無冬何休謂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此妄說也孫氏復汪氏克寬皆云脫冬一字傳受承誤其義猶之夏五耳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葬速公作正月誤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穀作乾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憾同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左傳

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公羊傳

義見昭四年楚子執齊慶封殺之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左傳

案高氏閌云八年書蒐此書大蒐見三家益強車徒日衆也公有夫人之喪而大蒐不廢則是三家者以馳騁田獵閲君喪也與八年蒐紅義可參觀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公作侵羊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厥慭公作屈銀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弗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

乎奚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 左

傳

案程氏端學曰晉旣失霸楚圍蔡而莫之恤入國之大夫自爲會天下之勢可知矣義見襄二年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左傳

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 論語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有穀作友

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左傳

義見僖十九年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十有二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 左傳

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公羊傳

案穀梁亦同左傳作高偃納北燕伯公羊所引孔子之言蓋傳誤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左傳

杜註云爲二十年華定出奔張本與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義可參觀

公如晉至河乃復

取郠之役平子伐莒取郠在昭十年莒人愬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左傳

義同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五月葬鄭簡公 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作然穀作虎

一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左傳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論語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慭公作整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

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
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
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
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
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左傳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
子孫微矣 論語

楚子伐徐

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
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
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

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

祕敢請命王入視之祈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左傳

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 白虎通

晉伐鮮虞 史記索隱云姬姓國

因肥之役也 左傳

案齊氏履謙曰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及此年晉伐鮮虞皆春秋闕文也義同夏五

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谿穀作溪

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於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公羊傳

舊同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第二條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公作弒

案啖氏助云衛殺州吁齊殺無知皆書曰人討比不稱人何也棄疾以圖位而殺比其罪鈞也於義差近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

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容從之未退而禁之左傳

晉昭公會諸侯於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承曰昔日天子班貢左無日字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自日中爭之以至于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於樂者於樂左作求樂且曰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家語

公不與盟

義見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廬隱太子有之子 吳悼太子偃師子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旣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 左傳

案胡傳云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欲駁左傳而[illegible]注爲孔義不若黃氏澤所云二君歸國是已入國來

冬十月葬蔡靈公 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子服惠伯請于晉卿乃歸季孫

附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

親益榮猶義也夫左傳

三月曹伯勝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左傳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

庚輿于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左傳

家劉氏敞曰杜註意恢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非也意恢死時幷無有黨于亂君者正爲君自與意恢善而亂臣忌之也殺意恢乃逐其君耳愚謂此條之義不在於專殺大夫而在於殺君之親與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可以參觀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公作夷眛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左傳

公羊曰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非也曾子問君

在祭不得成禮者幾仲尼語之詳矣而不及此此所以知其非也春秋權衡

家氏鉉翁曰此與襄仲之卒去籥不同然而義可參觀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公作昭無出字

案蔡朝吳之奔由費無極譖之義見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

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䳚鞮歸　左傳

案湛氏若水曰鮮虞無罪而伐之徒以不納叛不急利之爲善是猶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姑徐徐云耳於義差近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二月丙申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左傳

義見僖十年 取會取賂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作戎曼

公至自晉

纂 汪氏克寬曰昭公去年冬如晉今夏書至踰三時而始返雖不書晉人止公考其時則徵傳而事著矣義見文二

年及晉處父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三月而葬速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左傳

子曰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

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仲尼燕居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

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
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
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左傳

案左氏此條周之六月當夏四月可爲改月一証

秋郯子來朝

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
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
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
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
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
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

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左傳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穀無之字

冬有星孛于大辰

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

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皡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　左傳

案申須梓愼以爲火災此近應者也胡傳云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其占尤具讖緯義見僖十四年沙鹿崩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春秋義存錄第九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十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同里門人葉　鑾鈞客
　　　　　　　　　　　　　　　鑾天池　同校

昭公下

周景王二十一年歲在強圉赤奮若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六月邾人入鄅鄅國妘姓

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左傳

[illegible]卯十九年公伐邾

[illegible]平公

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左傳

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飭不飭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光者飭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汙邪水潦集焉菅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水也 尚書大傳

冬許遷于白羽 許自葉遷白羽凡歷三遷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左傳

子曰惡人者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 尸子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左傳

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 春秋胡傳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穀梁曰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

二十年

春王正月

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

已甚亂所在也左傳

宋孔氏穎達云傳以經之正月實非正月更於二月記南至之日以正歷之失也愚謂左氏此條可爲改時改月之證

夏曾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穀作蔓公羊云公子喜時之後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縶公穀作輒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

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於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於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於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

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

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左傳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作甯

孔子曰鷰雀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嘔嘔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决上棟焚鷰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於鷰雀之智者寡矣呂氏春秋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廬左作盧

附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蒲之盜盡殺之盜乃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

是適和之至也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左傳

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左傳

杜註爲蔡侯朱出奔張本
義見桓二年杞侯來朝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聘止此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叛公作畔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輒公作痤叔弓子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作東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左傳

案汪氏克寬云或疑此書朱出奔楚後書東國卒于楚朱無歸入葬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蓋即東國而誤爲朱也然左傳昭二十七年記沈尹戌之言亦曰出蔡侯朱而史記蔡世家亦曰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

而代立謂朱東國固南人也愚謂汪氏考覈詳核其義見前葬蔡平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左傳

宋汪氏克寬云晉伐鮮虞豈妨于邦交之禮如文三年晉將伐楚以救江而公如晉成三年晉將伐廧咎如而公亦如晉未聞辭公也況是年晉實未嘗有事于鮮虞蓋托辭以拒公耳義見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大蒐于昌閒閒公作姦

義同八年蒐于紅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卽起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左傳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三月而葬亂故也叔鞅叔軼弟

王室亂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

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畤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免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左傳

子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

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坊記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左傳

案吳氏澄曰于上加王字者表其爲天王未踰年之子以別於諸侯未踰年之子也與莊三十二年子般卒義可參觀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杜註當爲癸卯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自郭愬也

晉人圍郊待子朝在郊邑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

夏齧父穀作甫逞公作楹穀作丞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

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乘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左傳

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

皆曰獲 公羊傳

義見僖十二年楚人滅黃

天王居于狄泉

案公羊云其稱天王著有天子也於義差近

尹氏立王子朝 林註尹圉周世卿

八月乙未地震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左傳

案乙未地震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王城震而子朝奔魯地震而陽州遜天之示人顯矣義見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至河下公穀又有公字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公羊傳

義同二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左穀無叔孫字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作鬱

冬吳滅巢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

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

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

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

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

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

梗其王之謂乎　左傳

案杜註云爲定四年吳入郢張本義同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公穀作倪大心公作世心叔詣叔輒子

夏會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左傳

宋家氏鉉翁曰黃父爲王室而會不書無勤王之實也愚謂此條之義與僖五年諸侯盟于首止可以參觀

有鸜鵒來巢 鸜又作鴝公作鸛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左傳

孔子謂子夏曰鸜鵒至非中國之禽也 禮稽命徵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秋書再雩旱甚也　左傳

義見桓八年夏五月丁丑烝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穀作乙亥陽公作楊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

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宫於郈氏且
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
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
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
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
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
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
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
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
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

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

入公徒釋甲執氷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刼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左傳

孔子曰殷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室毀也人君不察焉斯國家危殆矣說苑

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

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 荀卿子

任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長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春秋胡傳

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

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

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

者將盟載書曰勠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

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

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

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

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

乃不與盟　左傳

唁公者何昭公將弑當作殺後同　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

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

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

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
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
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
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
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
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
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
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
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
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
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

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以幦為席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公羊傳

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莫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韓詩外傳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齋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左傳

劉氏敞曰叔孫婼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然而君子以為難不以為法者昭公在外婼可以無死婼之死畏也曾晳使曾參過期而不反人

曰其畏乎曾晳曰彼雖可畏我在必不死也此曾子之所以稱善事父也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此顏子之所以稱善事師也使嫱少聞曾氏顏子之風則必不以死易生矣此春秋所由不以死褒嫱也嫱之死雖不可以當褒而其忠也不可忘矣故因其可褒而褒之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之謂也春秋意林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為公故將如晉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以處公也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葬速

案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意如專之政在大夫也義見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後倣此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公圍成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

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左傳

義見莊六年齊人歸衛俘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參盟於是再見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

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左傳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論語

案子西雖能諫國而聖人獨外之不得比于子臧季札矣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
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
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
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
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
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
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
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
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
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
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於堀室鱄設

諸寘劒於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鈹交於胸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左傳

宋趙氏鵬飛曰吳之亂諸樊爲之也義見隱三年宋公和卒

楚殺其大夫郤宛郤穀作郄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

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九月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左傳

孔子謂子貢曰詩云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 家語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

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脫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左傳

槀士執謀納公而以貨解義同二十六年公圍成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左傳

義見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六月而葬緩

公如晉次于乾侯杜註乾侯晉竟內邑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羊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三月而葬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羊作甯

附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

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

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左傳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左傳

義例二十七年公如齊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穀梁范註云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穀梁傳

子曰商汝知君之爲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尸子

孔子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苟違此道民畔如歸楊簡封事

案發條之義不得爲鄆潰而發先聖之意蓋謂人君用人行政一有不慎即失民心經中如梁之亡莒人之弒其君密州皆非其民之皆由自詒自取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云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其義茲近

夏六月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而葬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illegible]左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illegible]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

逼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巳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

之旣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左傳

義見定四年吳入郢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公穀作櫟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

以臣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左傳

案汪氏克寬云意如外飾詐以欺晉晉定旣惑于范鞅之巧言知躒又導之叛逆而不恤魯君有汲汲求哀之請于穀而下誠泰甚者如何休杜預猶謂意如負據謝過以示憂慼則其姦詐之志不惟可以欺當年且可以欺後世也

義見前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第一條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

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左傳

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 論語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公作弓通濫之說似屬無稽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左傳

此三叛人之三義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闞魯公葬地公羊以爲邾邑非也

夏吳伐越此吳越搆兵之始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穀作大叔莒人下公有邾婁人穀有邾人

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穀梁傳

案穀梁之說于義差近餘見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春秋義存錄第十卷終